

·专题之中东地区国家研究·

土耳其民族问题及其影响下的对外政策

闫文虎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民族问题是因民族文化差异、民族群体利益或者阶级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一个极其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它与宗教问题一起被喻为政治的两座活火山。地跨亚欧两洲的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感情、文化特征、宗教信仰、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因素在历史诱因的催化下,使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复杂多变。民族问题不仅造成土耳其国内局势的长时期不稳定,暴力恐怖事件频发,也使土耳其卷入多个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之中,对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问题;土耳其;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3-0061-04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民族问题是由民族的特征、性质(也可以说是民族内部的)引起民族之间矛盾并通过民族的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②。土耳其的主体民族是土耳其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另外还有许多非主体民族即少数民族,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希腊人等。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占全国居民的13%。土耳其的民族问题与宗教密切相关。土耳其全国98%的人信伊斯兰教,另外还有格列高利教派(亚美尼亚人)、东正教(希腊人)、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土耳其的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既有以土耳其人为主的单边主体跨界民族问题,又有非主体民族的库尔德人跨界民族问题,既有以分离主义为特征的民族问题,也有以大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对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土耳其民族问题的基本表现形式及其原因

(一)政治民族主义诱发下的民族问题

所谓的政治民族主义就是强调国家力量,主张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和主权的权威性、神秘性,用国家的形式去实现民族的远大抱负^③。民族成员忠诚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共同体并希望成为独立的国家。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的“建国梦”,土耳其人希望与塞浦路斯的土族人相统一的“统一梦”,还有土耳其的“泛突厥梦”都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

(二)民族分离主义影响下的民族问题

这是土耳其境内最主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民族问题,

最典型的的就是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从国际大环境看,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以保护人权和人道主义为理由,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如美国公开支持伊拉克北部反政府的库尔德人武装力量。这些举措不仅加剧了原有民族问题的复杂程度,而且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刺激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反弹和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库尔德人成立了土耳其库尔德社会主义党(SPTK)、库尔德工人先锋队(PPKK)等库尔德人自治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库尔德工人党PKK(PKK是土耳其语Partiya Karkaren Kurdistan的缩写)。该党认为,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人聚居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推行殖民化政策,剥夺库尔德人正当的民族权利,使这一地区沦为土耳其殖民地。因此它的任务是发动和领导库尔德人民推翻土耳其的殖民统治,用游击战确保政府对库尔德斯坦的承认。

(三)民族回归主义催化下的民族问题

这种思想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散布于各国的同一民族寻求建立本民族独立的国家或回归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比如土的库尔德人希望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交界处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共和国”,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希望从保加利亚分离出来与土耳其建立一个土耳其国家等。

(四)泛突厥主义影响下的民族问题

这是土耳其民族问题的主要特点之一,其目的是以“泛突厥跨界人民”为基础建立新的单一民族国家。泛突厥主义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主张通过

收稿日期:2004-04-10

作者简介:闫文虎(1971-),男,陕西白水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

改革教育和语言,团结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复兴突厥民族。泛突厥主义产生后,很快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接受并篡改,转而成为具有强烈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潮,成为一种超越阶级、国家、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泛突厥主义试图“建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之下的、包括从博斯普鲁斯到阿尔泰全部突厥语系各民族在内的大帝国”。极力宣扬所谓“突厥民族至上”论,散布民族对立和民族仇视思想,主张突厥民族实现“语言、行动和思想的统一”。冷战的结束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真空,民族主义乘机抬头,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分离意识增强,对本国主体文化和疆域的否定意识上升,产生了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者认为苏联解体是“突厥民族”复兴的大好时机,土政府在事实上也不自觉并不同程度地实践着大突厥民族主义思想。土右派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繁荣党都具浓厚的泛突厥色彩,在事实上影响着土政府的决策,认为土有责任帮助中亚突厥语系民族在政治模式、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良好的发展。土政府以历史上同源或同一个民族为依托,利用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同一性,宣扬历史上曾有过的帝国辉煌,图谋实现大民族国家或建立大民族共同体^③。土政府提出“21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竭力拉拢中亚诸国,旨在营造一个以土为首的包括各突厥语系国家及民族在内的地跨欧亚的突厥国家联合体,其范围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6个独立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车臣、鞑靼斯坦和中国的新疆。20世纪90年代初土耳其扬言要重建一个“由中国长城延伸到巴尔干半岛的突厥世界”。泛突厥主义实际上是大民族主义,它强调主体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而往往忽视其他非主体民族的应有权利,从而导致民族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五)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下的民族问题

此类民族问题就是指以伊斯兰教理念为思想核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以同一宗教的信徒为基础,并以这种宗教为载体而释放出来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以共同的信仰为号召,要求信徒为本教派的集体利益而奋斗——即所谓“圣战”。土国内的世俗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斗争就是泛伊斯兰民族问题的集中体现。

(六)种族主义影响下的民族问题

这种思想是“根据种族不平等的概念并为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进行辩护的政治理论,它往往夸大自己人的美德并轻视和贬低圈子外的人”^④。它是民族主义最为野蛮和血腥的存在形式。土政府对其他少数民族实行的同化政策和其倡导的泛突厥民族思想都是由种族主义引发的民族问题。1923年以来,土耳其历届民族主义政府都对库尔德人采取了彻底取缔的政策。所有的字典、图书里都删去了与“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相关的词条,库尔德语、库尔德音乐被禁止,就连姓名、地名也被强令改为土耳其语。强调“土耳其领土内没有库尔德族人,因而也不存在库尔德问题”。

(七)历史或战争遗留下的跨界民族问题

从广义上讲“跨界民族”(Trans-border Ethnicity),亦称“跨境民族(Transnationality或Trans-nationism)^⑤,是指跨两国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由于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不

重合,基本限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如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关于保境内土耳其人问题,土耳其国内的亚美尼亚人问题。跨界民族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其基本表现就是,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民族认同超乎国家认同,其极端形式就是民族分离主义,表现出对逝去的民族历史的追寻和建构、对“民族—国家”的假想,比如泛突厥主义、大土耳其主义等。它最直接的成因与国家势力、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行动有关。在土耳其,最典型就是境内的库尔德问题。

土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抹煞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民族特性,根本不承认境内有少数民族的存在,对待民族矛盾简单粗暴,甚至武力镇压,政策上的失误给民族关系投下了浓重阴影。土耳其历届政府都不承认其境内存在库尔德民族,不准许库尔德人使用民族语言,认为库尔德人仅仅是“土耳其山地人”,强迫他们从东部向内地迁居。1982年土宪法第66条宣布“凡是通过公民资格的纽带隶属于土耳其国家的人都是土耳其人”^⑥,第42条规定:“在教育和训练机构中,不得把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传授给土耳其公民。”^⑦经济上存在严重利益分配不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占土耳其总人口的1/5的库尔德人,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3%,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6岁以上的儿童入学率仅为33%(其中女孩占19%),远远落后于土耳其全国60%的平均入学率。

二、土耳其民族问题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

土民族问题复杂化给土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严重影响土的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使国家政局不稳,经济建设严重滞后。另一方面,它也使民族间的怀疑、不信任、敌视和对立意识增强^⑧,诱发国际争端,甚至是地区冲突。

(一)以泛突厥主义为借口,积极向中亚地区渗透

在中亚5国中,除塔吉克人外,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与土耳其人同属突厥民族,在语言、习俗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突厥情结”,使土耳其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每届“突厥语国家与族群团结首脑会议”,土均以领袖自居。土利用其相对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其经济能力,力图在这一地区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⑨。泛突厥主义打着语言、种族和宗教的旗号,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进行扩张和渗透。文化上,土耳其通过卫星无偿地向中亚国家播送电视节目,并专门为中亚国家设立文化机构,为它们培养留学生以及提供贷款。政治上,土耳其认为,它可凭着共同的突厥语言和伊斯兰宗教信仰,建立起一个以土耳其为中心,囊括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除外)和阿塞拜疆的大突厥统一体,或仿效阿拉伯联盟体制,建立一个突厥国家联盟。1992年土倡议召开了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至2001年6月已举行了7次。苏联解体前《阿拉木图报》就曾刊文公开号召“成立包括苏联和中国所有操突厥语民族的突厥斯坦,或伊斯兰共和国”。经济上,土努力推销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勒紧裤带对中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和投资”,以谋求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特别是着眼于中亚和里海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发,力争建设成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输出管道。1992年土成立了

“土耳其国际合作机构”(TICCA),旨在从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更加有效地协调和指导对突厥语系国家的援助,涉及农业、教育、中小型企业、能源、民航和保险等领域。到1995年6月,仅哈萨克斯坦的土耳其公司就达269家,项目金额达10亿美元^①。另外,土耳其还积极介入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输油管道的铺设,并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土耳其在中亚的扩张,使俄罗斯和伊朗感到不安。因为泛突厥主义要求将居住在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划入其梦想的突厥国家,威胁到伊朗的领土完整和安全。为此,1992年、1993年土与伊朗连续签订了安全协议。1994年两国还签订了有关边境安全和镇压对方领土内的本国反对派协议。伊朗和土耳其还在中亚进行了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文化战”:两国都向中亚各国免费赠送大量打字机——只不过土耳其的机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则是阿拉伯字母。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突厥语国家本属俄罗斯势力的范围,土耳其的扩张使俄罗斯感到沦为三流国家,而土耳其则将成为连接亚欧的超级大国”^②。

(二)以打击分裂为由,威胁周边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库尔德地区被割裂,分别划进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版图。1920年土耳其建国后,库尔德人同土耳其中央政府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1979年库尔德工人党成立,意图在土、伊、叙交界处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土耳其认为其中重要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财力与武器援助。因此,长期以来土耳其与上述三国关系比较紧张。从1983年起,土多次调动大批军队围剿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1991年5月,土耳其政府军深入伊拉克境内50公里,1997年5月又越过土伊边界,在长达380多公里的地带,向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发动进攻。土的军事行动,不仅恶化了土伊两国关系,而且不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土还在与伊朗、叙利亚边界地区集结军队。

库尔德民族问题也影响了土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2003年3月20日美国打击伊拉克前夕,多次要求作为其盟友的土耳其给美国军队开放领空和领海。但因土担心美国推翻萨达姆后,会导致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人的独立,刺激土境内1000万库尔德人的分裂情绪,而遭到土议会的否决。另外,欧盟多次指责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违反民主和人权原则,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库尔德民族,并赋予其广泛的自治权利。欧盟还强烈要求土耳其政府以民主和政治的方式和平解决PKK问题,并将解决此问题与其加入欧盟挂钩,在达到西方人权标准之前不接纳其入盟。

(三)以保护土耳其人为借口,插手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关系紧张

所谓塞浦路斯问题是指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矛盾以及与此有关的国际纠纷。塞浦路斯是一个90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希腊人最早移居于此,16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土耳其人开始移入该岛。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并利用土耳其人制约希腊人的独立建国运动,导致希、土两族的矛盾激化。1963年底希、土两族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希腊(派军4000多人)和土耳其(派军1000多人)分

别出兵为希、土两族助阵,最终导致1974年土、希两国在塞浦路斯岛上的战争。土耳其军队在塞岛北部占领了37%的领土,1975年塞岛土耳其族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邦”,选举了邦总统,建立了邦议会。1983年11月15日土邦议会通过了独立决议,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随即予以承认并为之互派大使^③。希腊领导人则指责土耳其鼓励塞浦路斯土族的分裂行动,要求土耳其政府撤销其承认,并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1996年10月,希腊与塞希族、土耳其与塞土族分别举行了规模较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土、希两国均派出战机飞临塞岛上空,进行投弹和轰炸等实战演习。1997年8月,土耳其同北塞土族就合并问题签署了一项具体协议。希土矛盾再次激化,这也成为两国关系能否改善的核心问题。

(四)以保护民族同胞为由,以宗教为旗帜,积极向北高加索地区渗透

首先,以同情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为借口,积极介入俄罗斯车臣问题。土耳其与车臣有着密切的联系,约7%的土耳其人(500万人)是车臣人的后裔,并且双方都是穆斯林。这种宗教和历史渊源使得土耳其人同情车臣人的独立运动。因而车臣独立分子选择土耳其作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阵地,他们甚至将与俄罗斯作战受伤的车臣战士送往土耳其医院医治。据报道,目前大约有80个车臣分裂组织在土耳其境内活动,约有2.5万名车臣人在土耳其生活。车臣杜达耶夫进行分裂活动时也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土为其提供武器、筹集资金、提供志愿兵,其结果是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

其次,参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争端。1991—1992年双方暴力冲突加剧时,土耳其人要求政府支持其同种族同宗教的阿塞拜疆人。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当你的兄弟遭受杀害之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另一位官员补充道:“我们感到了压力。我们的报纸上充满了这些暴行的照片……我们或许应当让亚美尼亚人看看,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奥扎尔也认为,土耳其“应当吓唬吓唬亚美尼亚人”。为此,土拦截了经过土耳其运往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结果使亚美尼亚人在1992—1993年冬天濒于饥荒。与此同时土却为阿塞拜疆提供了财政和物质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

再次,在亚美尼亚人问题上,土与美国的传统战略关系受到挑战。亚美尼亚认为,奥斯曼土耳其1915年对土耳其领土上的亚美尼亚人实施了种族清洗,约150万人被屠杀,并且把这段历史写进本国教科书。土耳其拒不承认种族灭绝事件,认为这是对其祖先的诬蔑。亚美尼亚人利用其海外移民的影响来争取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的承认,美国是其首选国家。2001年9月21日亚美尼亚独立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与人权分委会通过了一项谴责奥斯曼土耳其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施行种族灭绝的决议,使土美关系处于低潮。

最后,以保护穆斯林为由,积极介入波黑战争。1878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波黑危机爆发后,土耳其政府强调对所有巴尔干穆斯林负有特殊的责任,对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的穆斯林的命运表示担忧^④,并不断推动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不受塞尔维亚人的

进攻。1994年夏土耳其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另外,因1990年初保加利亚出台的民族同化政策,土耳其族人批评保加利亚人搞民族沙文主义,并悬挂土耳其国旗,呼吁马上恢复土语学校,导致两个民族冲突不断,这不仅造成保大量土耳其族人逃往土耳其,而且使保、土两国关系恶化。

(五)支持中国东突民族分裂恐怖分子,使中土关系严重受阻

长期以来,土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支持我国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可以说土耳其的东突厥政策对我国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怖分裂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土耳其是我国东突民族分裂恐怖分子的基地和摇篮。20世纪50年代中期,老牌分裂分子伊敏、艾沙及其追随者大都移居土耳其,得到了以泛突厥主义为基础的土历届政府的支持。1992年土总统奥扎尔会见了定居在土耳其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艾沙·尤素福、阿尔普太金。同时期,土政要说:“在东突厥斯坦至少有3000多万我们的兄弟在中国的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1993年“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成立,并得到土耳其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援助。当新疆的伊宁和乌鲁木齐发生暴乱时,土国防部长竟然告诫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小心”^⑩。在土政府的支持下,1999年“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和“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等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另外,我国国内的许多东突分子都受到过土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的领导人苏里唐·马木提,“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安尼瓦尔江,东突厥斯坦国际信息中心的领导人阿布都吉里·卡拉卡西都是受到土政府的支持而先后叛逃到土耳其从事分裂我国的恐怖活动的。目前,西亚14个“东突”组织中有13个在土耳其。

同时,土政府许多政要和许多政府、民间组织都是东突分裂分子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如曾担任过土总统第二秘书的土耳其少将旅长穆汗默德·热扎彼肯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的领导人,该组织是西亚地区影响最大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土耳其民族行动党工作的重点就是东突,正义和发展党及其领导人埃尔多安是东突工作的重要对象。土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都是东突的支持者,如哈杰泰大学、安卡拉大学、加齐大学、国家广电公司(TRT)、欧洲战略研究中心及一些民营电视台等。

总之,大民族主义及其引发的民族问题短期内仍将会影响土耳其对外政策的走向。土耳其在民族问题上的野心,不但

受制于现实政治力量的对比,更受制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今天,必须协调 and 处理好民族关系。只有本着世界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对话和接触,共同协商处理好国家间的民族矛盾,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责任编辑 姚佐军

注释:

- ①相关论述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册,1979年版,第64页。
- ②相关论述参见 Ernest.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asil Blackwell,1983,p53.
- ③相关论述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1986年版,第118页。
- ④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2 No.2 March 1999 , p218.
- ⑤相关论述参见《世界宪法大全》(上卷),1989年版,第431页。
- ⑥Benyamin.Neuberger《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Dilemmas of a Concept》,Nations and National-ism,1(3),1995, p297-325.
- ⑦相关论述参见《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第78页。
- ⑧Regina Cowen Karp(e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he Chaenge of Transition》,p35.
- ⑨[新加坡]王大刚《什么是“东突”》<http://news.cn.tom.com>,2001年10月19日。

参考文献:

- [1]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 [2][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3][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4][美]胡曼·佩尔尼.虎视中亚[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5]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Ethnic issue of Turkey and its foreign policy

Yan Wenhui

(the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question is the contradictory social problems between nationalities (Minzu) caused by culture diversity, benefits or class imparity. The National question is so important and impressionable that it is called a active volcano, as well as religious problem. A Turkey is a multination country across Eurasia. Ethnic issues a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orm because of special geography position, race affection, culture characteristic, religion, geopolitics, history. The Ethnic issues lead Turkey up to involve in many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nd region conflicts, and influence the foreign policy deeply.

Key words: ethnic issues; Turkey; foreign policy